

## 題目：那個在動物醫院的午後

我是如此清楚的記得那個陽光的亮度和溫度，都剛好那樣的貼近村上春樹，突然有一個人抱著一隻狗，衝進我家的動物醫院的那個午後。

那天，是十二月寒冬中少見的好天氣，陽光很暖，很溫和。難得這段時間沒有動物送進來，前後大概空出了幾個小時的悠閒，讓父親可以抽出空來看看電視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，每五分鐘重覆一次，卻始終沒時間看的新聞；讓母親可以喝一杯不受貓狗叫聲騷擾、不加糖的咖啡；而我，則終於能享受坐在櫃台看一本不受飼主們掛號時喧嘩吵鬧的小說。

這樣各安其位的寧靜，一直維持到餘輝都已要消逝，時鐘指著五點多快六點的時候，動物醫院的門口出現一台急駛而來的黑色小轎車為止。它慌忙的停在醫院的門口，完全不用特意感覺或聯想些什麼，坐在屋內，都可以感到車內散發出的氛圍。

「大概已經沒救了。」

看見那隻狗被抱進門中的樣子，我心中就已經有數。那是一隻中型犬，有著不屬於純種狗的毛色，頭低垂著，關不上的嘴露出了舌尖，躺在主人的懷中宛若一灘碗中吃剩的肉圓，軟弱無力；看不出是睜開還是閤不上的眼中，完全沒有任何神韻可言，宛如聞一多筆下那灘「絕望的死水」；飼主看上去是個中年男子，身材有些浮腫，一身簡單的居家服穿著涼鞋，一派輕鬆的打扮和他臉上的慌亂顯得格格不入（後來我才從父母口中得之其實他是一家規模不小的工廠老闆，在這小鎮上其實很多這樣的人物）；匆匆忙忙的，連掛號都還沒有，我們就把狗先抱到了診療台上。

「醫師，拜託你……」帶著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聲，勉強的，那中年人在診療台旁對父親擠出這句話，這大概也是短時間內，他能說出的唯一的完整句，但瞬間聽來，卻又彷彿是這輩子唯一一個請求似的，那般強烈。

剛好就選在這樣悠閒而寧靜的、適合村上春樹的午後，餘溫尚未散去、晚霞方才露出一點底色，小鎮正要因為人們的晚餐開始準備熱絡，放學的國中生騎著單車經過嘉南平原稻田間的小徑；醫院中飄著方才母親沒喝完的咖啡香味，莫約三十來坪大的空間殘存著海邊卡夫卡的影子，還有硬是被父親塞住嘴的新聞主播和政治人物的餘音，全都參雜在一起，卻又安靜，襯托著那樣的氛圍——關於死亡特有的氛圍。

其實應該不用父親診斷了，看看牠的牙齒，已經有點年歲了，瞳孔剛剛在門口進來的時候，光線由暗轉亮也不見反應，腹部已經沒有起伏的動作，沿路有露

尿的情形，抽搐的情況推測也可能在幾分鐘前就已經結束了，綜合以上的初步觀察結論……牠已經死了，我想。

父親看了看躺在診療台上的狗，微微皺了皺眉，例行性的拿起聽診器確定狗的心跳，接著用手電筒照射狗的眼睛，然後幫那條狗自己來不及闔上的眼睛閤上。

對我們而言，這已經是慣了的事，每天送進來的動物很多都是瀕死狀態，甚至於有血肉模糊的部分，經過急救和治療後，有一些動物和飼主後來會成為我們醫院的常客，可能打打預防針或買買保健食品之類；有一些我們會通殯葬業者來處理，或者告訴飼主不要隨意丟棄，尤其是放水流、掛樹頭的舉動，是很不好也很不衛生的習俗。

對我們而言，後來顧客們會不會感激我們或是回流之類的問題，並不是那麼樣的重要。較使我們在意的，是當受傷或生病的動物送進我們醫院求診，是否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幫助牠們；我們在乎自己能否夠用良心來面對這些信任我們、將動物們送進來的人們；我們也在乎夜深人靜之時，面對著冰冷的床鋪和被褥時，我們能不能安心、勇敢面對可能的惡夢。

但在某些時候，時辰到了，離別，終是要面對的。

這議題總是讓人們害怕的。自有了文字、寫了歷史以來，對死亡的恐懼已經是人類幾千年的老梗了，也從沒有誰能夠真正的、有效的提出解決辦法。如同張愛玲，那個最後死在異鄉的女作家。她筆下的意象總是表現著感慨、淒涼，雖然她並沒有反應出當年戰爭時的真實。她的作品卻一直很暢銷，而且並不是現在一般暢銷作家的濫情之作，大部分的作品都有極高的文學性。

想起她，也是種體悟。說穿了，死，讓人害怕的，除了有生未知的領域外，還有一個跟張愛玲決大多數作品中意象雷同的部份——「再也回不去了。」。

「再也回不去了」、「再也不能了」，以前打開家門，看到那個坐在電視機前的人，吃著便利商店買來的廉價微波食品；以往吵架稀鬆平常的小事情，偶爾可以翻箱倒櫃的衝突，之後卻連一句咒罵都出不了口；走進廚房應該可以看到的背影，擺放在餐桌上的晚飯，漸漸感受到的簡單的幸福的奢華；從前根本就是固定的存在平衡，被明顯破壞，卻又無能為力……

如同夏宇的詩一般，沒有人會願意去提醒那個在浴室臉盆鏡前刮鬍子的父親，他以經死了。

死者、生者，這樣簡單的複雜的關係和情緒全都混雜在事件的中心，午夜哭泣的寡婦會被孔子教誨，拜豬頭的人往往也都是到必須祭拜時，才知道自己是豬頭；或是午夜無意遇見的、傷心的靈魂在千年的城門外等待、歸來。太多必需被深究的問題和情緒了！但生死存亡、活人死人之間，究竟孰者為輕、孰者為重？

自古重視的祭祀儀式能夠演變到現代的電子花車，或是變本加厲的誇大自漢

朝傳承下來的五子哭墓，中華民族都還好端端的存在這個世界上，沒有因神給的原罪或是激憤了鬼魅，而遭洪水滅頂或是天崩地裂的滅絕。

這樣的現象讓我深深相信，神或鬼，應該都不是很注重這樣的形式上的表現；比較需求這些的，反而是活人。最好的例證就是當環保局因葬禮的噪音前來開單時，都是開給活人簽名，而不會連收據和冥紙一起燒給死者。

是故，我們也這麼認為，最後幫牠閤上眼的那個動作，是一種超越前衛劇場、難度極高的搏命演出——也就是所謂的「宣告死亡」。

那是一輩子都忘不了的。

「牠…功課已經作完了。」父親嘆了口氣，抬起頭，對那名飼主說。中年人這時已喘順了氣，聽到這句話，看上去卻也沒有太大的表面反應，舉起手，搔了搔自己的後頸，然後順勢的往臉上使勁的、緩和的抹過，然後環手抱著胸，凝視著診療台，似乎把父親剛剛那句話當成有宇宙存在性意義般的經典名句在思考。

時間是相對的，如愛因斯坦告訴我們的一樣，彷彿是過了一下子，又好像過了很久之後，飼主似乎懂了：一個男人的中年，滄桑的經歷，這時全浮現上他的臉；或許，這會是他下一道皺紋的起端，我想。

抵了抵唇，他抬起了自己的頭，深深的呼吸、吐氣，然後用回過頭，伸手去摸那隻狗：大概就像是幾年前，第一次看到牠，怯憐小狗的模樣，出現在自家的院子裡；大概就像是每個星期天的午後，牠趴在地上，和家人一起看著溫暖的陽光打入平靜的落地窗，似乎可以用杓子舀來暢飲那樣；大概就像每一次寂寞時，牠湊上來舔舐自己的手指，忠心的很樸實的那樣。然後他巨大的背影開始抽搐，沒有聲音，視線也可能已模糊了。他闔不上的唇撐開了嘴、咬住了牙，顫抖的手撫著那隻還有體溫的狗屍的頭，撫摸著那種熟悉，那種應該會讓他這輩子再也忘不了的皮毛的觸感。

父親這時回過頭去看著藥劑櫃，母親也端起還沒有完全冷去的咖啡，而我又再次打開了村上春樹。我猜想著，大概要等個幾分鐘吧，等會兒把狗裝進紙箱中，再泡杯咖啡，請他坐下，接著得談談後續處理，要焚化或是規勸不能依俗放水流的問題。而時間仍舊在走，用很緩慢、很真實的方式，在那個冬天裡，暖和的，動物醫院的午後。